

品妙遺消

南指戲看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三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236B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三編

目錄

八畫

- 取南郡……………一
- 取金陵……………二
- 受禪台……………三
- 法門寺……………四
- 法場換子……………六
- 定軍山……………六
- 金不換……………八
- 金雁橋……………九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三編 目錄

- 金錢豹……………一〇
- 長坂坡……………一一
- 長亭會……………一二
- 明月珠……………一三
- 明末遺恨……………一四
- 武松打虎……………一五
- 花田錯……………一七
- 花蝴蝶……………一八
- 岳家莊……………一九



青石山……………二〇

青風寨……………二一

迦茵……………二二

蚩蜡廟……………二四

九畫

洪羊洞……………二六

妾斷腸……………二六

南天門……………二七

南陽關……………二八

飛虎山……………二九

飛義陣……………三〇

看香頭……………三一

虹霓關……………三二

虹橋贈珠……………三四

風波亭……………三四

紅鸞喜……………三六

紅梅閣……………三八

拾黃金……………三九

拾玉鐲……………四〇

查頭關……………四一

送銀燈……………四二

送花樓會……………四三

背橈……………四四

思凡……………四五

苗善出家	四六
挑華車	四七
洛陽橋	四九
春秋配	五〇
春香鬧學	五一
茂州廟	五二
迴龍閣	五三
拷打紅娘	五四
十畫	
除三害	五五
拿高登	五六
逍遙津	五七

殷家堡	五八
家庭恩怨記	六〇
怒斬于吉	六一
連環計	六二
桃園結義	六四
秦淮河	六五
馬嵬坡	六六
馬前潑水	六八
馬介甫	六九
討荊州	七〇
敗子回頭	七一
茶花女	七二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三編 目錄

哭祖廟……………七四

美人心……………七五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三編

八畫

取南郡

周瑜於赤壁殺退曹兵後。卽率兵擬取南郡。南郡守將曹仁。勇猛非常。及吳兵臨城。以計殺敗之。周瑜則左肋中箭。創勢劇烈。臥養營中。仁復遣牛金罵陣挑戰。甘寧丁奉輩因周瑜纏綿病榻。無人作主。與魯肅商。欲拔營回國。俟瑜病痊。再行征剿。肅告之周瑜。周瑜謂南郡行將到手。委之而去。豈不可惜。卒不聽。會曹仁親來挑戰。瑜出陣。爲仁辱罵。乃僞作氣死狀回營。與魯肅等定計。裝作假死。發哀挂孝。又遣小校詐降曹仁。曹仁知周瑜死。諸將必疎防衛。派陳矯護守印信。已與牛金統兵來劫吳營。不意吳寨闌無一人。知已中計。卽勒馬欲退。而蔣欽陳武等已四處殺來。圍住曹兵。此時陳矯坐守譙樓。聽人馬呼開城門。以

爲曹仁得勝而回。詎開關蜂擁而入者。乃係蜀兵。一時手足無措。爲趙雲所禽。劉備賺取南郡後。復命張飛率兵三千。往取樊城。已以大兵隨後接應。南郡使趙雲鎮守。周瑜既敗曹仁。以爲唾手可得矣。及到城下。見旌旗已改。趙雲高坐敵樓。知已被孔明所襲取。喪兵費糧。勞師疲力。徒爲他人用耳。頓時氣暈。魯肅遂揮兵返。

取金陵

郝福壽尙鳳吉公主。爲元順帝駙馬。勇力超羣。故順帝命其鎮守金陵。是時明太祖南征北伐。半壁山河。已入掌握。石城龍蟠虎踞。控制長江。兵家在所必爭。因命徐達爲帥。統兵攻打。福壽卽命曹良臣出戰。而徐達以連環陣困之。力竭降順。福壽親自出戰。狀如怒獅。當者披靡。明營諸將不敢與爭。太祖只得按兵不動。籌思方法。忽有胡福進營謁見。願助臂力。蓋胡福與福壽本爲同學。精於袖箭。福壽忌其能。欲害之。胡福出遁。至是遂投太祖。太祖問除福壽之策。謂備

飛虎兩面。即可斬福壽首級來獻。次日福壽出戰。見飛虎旗。意胡福在營。不覺大驚。既會面。胡福以好言勸福壽。謂天下大亂。元室必敗。不如棄暗投明。以免生靈塗炭。若執迷不悟。則悔之晚矣。福壽既懾其能。又被迫促。遂自刎而死。其妻聞耗。率兵爲夫報仇。太祖以諸將合擊之。公主雖驍勇。畢竟衆寡不敵。敗回城下。不意徐達早已拔趙幟而立漢幟矣。公主遂爲沐英所殺。

受禪台

自古權奸之臣。未嘗不欲倖免於清議。顧欲蓋彌彰。卽不受當時之指訐。必不免後世之譏讓。曹操學文王。王莽學周公。其居心固路人皆知者也。然王莽學周公不終。由假王而卽真。操則以文王自命。故其子亦以文王待之也。受禪台之劇。卽演漢獻讓位之事耳。當東漢之末。獻帝雖南面稱王。實則政權久已移入曹氏。操既死。其子不襲爵魏王。在朝百官。名爲漢臣。實皆魏人。羣議以乘斯時機。愆獻帝授位魏王。遂由華歆王朗等。上朝勸帝。帝謂自古江山有爭無

讓寡人雖無寸才。承守列祖列宗社稷。安忍讓受他人耶。衆謂默察天象。靜觀人事。漢家氣數已盡。況自魏氏封王。黃龍出現。甘露下降。上天示瑞。此明喻以魏代漢也。且不特此。而近之讖語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兼光。上下移。此又明言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伏望陛下。行堯舜之事。則國家幸甚。獻帝猶有疑難。華歆威索玉璽詔書。帝不得已。含淚與之。不見璽詔。卽欲收受。司馬懿曰。貿然收受。難免謗誹。必須推讓再三。方可。不曰善。乃令許芝將璽詔退回。華歆復說獻帝。使搭一臺。名曰受禪。請魏王在臺。陛下親書手詔。躬送玉璽。讓位魏王。則魏王斷難再却矣。帝明知奸詐。亦一一允之。不卽位。封帝爲山陽公。漢朝四百年社稷。遂自此斷送焉。

法門寺

是劇乃拾玉鐲之後本。初。郟陽縣孫寡婦之女玉嬌。與世襲指揮使傅鵬調情訂盟。以玉鐲爲信。不料被隣右劉媒婆所窺。誘女以繡鞋與傅鵬定期通好。而

劉媒婆之子劉標。素來不安本分。恃強陵弱。見鞋遽萌惡念。潛往圖奸。致演成殺死三命之案。傅鵬因此冤遭無辜。苦受鐵柵風味。而鵬未婚妻宋巧嬌。痛其夫身蒙不白。又恨郿鵠令趙廉昏瞶失察。輾轉向劉媒婆處探出真情。慨然願鳴夫冤。會正德帝母后臨法門寺拈香。巧嬌銳然往控。其父阻之。巧嬌謂深山有豺虎。未必斷人行路。今太后前擁後護。鑾儀呵導。女豈遂懼而蕙退哉。竟冒死入訴。時劉瑾扈從太后。立在佛前審詰。一二知非虛妄。命提郿鵠縣令趙廉來廟質問。而趙廉固不知案中猶有劉媒婆一千人也。瑾嚴斥之。限其三日結案。廉回衙。急拿劉媒婆劉標劉公道等到縣。初不承。用刑拷問。遂各招服。而公道係陷死宋興兒以圖滅口者。至是釋傅鵬出獄。而正劉標諸人於法。孫玉嬌奉太后命許配傅鵬爲二房妻。而事乃已。此案雖賴劉瑾澈底根究。始得昭雪。然無宋巧嬌之冒死呈控。劉瑾又烏得知之而白之耶。嗚呼宋巧嬌誠膽識過人哉。

法場換子

薛仁貴父子平討蠻夷。官封王爵。聲勢隆赫。久爲佞臣所忌。當高宗時。權臣張國泰。屢欲傾害薛氏。苦不得機。詎薛丁山之子薛剛。酒醉鬧事。打玉鳳閣。罵皇太子。國泰遂誣以叛逆之罪。奉旨滿門抄斬。可憐丁山白髮皤皤。亦不能免。爲法場之鬼。一家數十人。盡遭無辜。豈不大可痛哉。時薛猛之子。生才三歲。例難倖免。而徐勣之孫徐策。與薛氏數世通家。不忍此兒之死。意欲救之。不特冀其他日復仇。亦以接薛氏一派香火。因思將己兒替代。乃與其妻商議。但夫人堅執不可。且謂薛張仇蒂深結。必欲斷根絕芽。脫有不密。則吾儕畫虎不成。反類於犬。徒惹災禍耳。策高義熱忱。必欲援之。再三相求。繼又屈膝哀之。始得夫人之允諾。遂佯爲祭奠。裝兒於盒。將薛猛之子掉出。蓋卽舉鼎觀畫中之薛蛟也。

定軍山

魏將張郃。統兵攻葭萌關。守將霍峻乞援。亮乃用激將之法。佯令宣張飛往關。

應敵。是時黃忠年雖老邁。精力未衰。健飯食肉。雄風猶昔。聞孔明往。闔中調張。不覺大憤。慨然請令願斬郃首以獻。孔明曰。張郃三國名將。未可輕敵。老將不宜妄出。忠強之。孔明乃令試拓雕弓。舞獻刀法。忠奮力自示。可用。孔明乃許。以嚴顏爲副。二人既到。郃輕其老弱。不以爲意。黃嚴亦故佯敗。出其不意。突然擊之。郃大敗。與夏侯尙韓浩輩逃至天蕩山。此處係夏侯德所守。爲曹操屯糧之所。黃顏知郃在天蕩。二人約計。以黃挑罵陣前。嚴則抄出山後。放火焚毀。夾擊之。德郃果手足無措。逃往定軍山。黃乃斬韓浩而奪天蕩。孔明知之。使嚴顏紮守。調黃忠回營。審忠餘勇可賈。擬取定軍山。仍用前法。令調關公往攻。忠又告奮勇。謂必斬夏侯淵始已。孔明與擊掌許之。以法正爲佐。兩軍對陣之下。淵捉蜀將程芝去。忠亦擒淵姪夏侯尙而歸。淵不忍其姪之死。下書與忠。願以程芝相易。次日臨陣。忠要淵先放程芝。始釋夏侯尙。隨後抽箭射死之。淵見而大怒。提刀欲爲尙報仇。忠以拖刀計斬之。馬下遂克定軍山。故又名老將戰勝。亦曰

取東川。

金不換

敗子回頭金不換。此言果足信乎。然非赤貧至骨。不止而不悟也。富家郎伍知非。藉祖父餘蔭。良田美產。固足任其吃著。一生而有餘也。顧性好花柳。日以冶遊爲事。娶妻姜氏。碩人碩頤。美而多智。天固厚知非。不特使享有貲財。更使樂有嬌妻矣。詎知非終以家花不及野花香。勿易其故態。徜徉秦樓楚館。耳鬢厮磨。俏情打笑。以爲非閨房所得有。揮金如土。浪擲纏頭。但須博得彼人之巧笑奉承。何足惜哉。姜氏乘間苦勸。不聽。泣諫。亦不受。姜氏知長此以往。必無良果。乃與其父姜書省商議。設計先警之。知非仍不省。一日僞爲盜入。開箱倒篋。盡擄其所有而去。至是家無儋石。炊煙斷絕。朝不保暮。昔日之闊大少。倏爲流落子矣。知非往尋舊好。大遭妓鵠斥辱。不知彼見有金錢。不知其他者也。知非忿遭白眼。乃大懊悔。卽欲自盡。幸姜氏久已伺其後。偵得其情。援之歸家。密察其

確已改過。告以所謀。知非慚感莫名。誓願遷善自新。以贖前愆云。

金雁橋

劉備既得龐統。遂與率兵進取西川。不料至落鳳坡。龐統身死。備急調諸葛亮來營。共商進行之策。亮久聞川將張任。智藝無雙。乃分兵兩路進剿。既至雒城。定擒任之策。知城東有金雁橋。橋之兩邊。皆蘆荻蕭蕭。可以隱伏。卽命黃忠率兵衝打頭陣。魏延率兵截誘張任。又命趙雲領兵三千。藏匿金雁橋下。以張飛扮作樵夫。避之蘆中。而已坐四輪車。親與張任會陣。張任耀武揚威。果然名下無虛。亮漸引張任過橋。黃魏兩軍齊起。任欲奔回。而橋已被趙雲拆毀。力與諸將擊戰。衆寡不支。遂爲張飛所禽。孔明勸其降。張任曰。某乃西蜀大將。偶而失機。致中奸計。要殺卽殺。豈肯作降將軍。覘然人世耶。孔明斬之。憫其忠義。衣冠收斂。葬於高阜。嗚呼。時危見節義。板蕩識忠臣。如張任者。亦忠於其主也矣。張任既死。雒城遂破。劉備率兵直入。劉璋卒讓位而去云。是劇又名擒張任。亦曰

取雒城。

金錢豹

金錢豹紅梅山前之妖怪。修煉千年。善化能變。一日往拜九華聖母之壽。途經某村。見員外鄧洪挈家屬掃墓。其女姿容美豔。不勝羨慕。回山卽與黃鼠狼精涂保商議。備成花紅彩禮。命涂保往鄧洪家求親。鄧洪知爲妖怪。卽以仙凡路隔爲辭。涂保不理。將禮品委之。約期迎娶而去。至是鄧洪思從之。則痛惜掌上珠。不從則無力以拒。卽有力而拒。脫不能降伏者。全家且爲齋粉矣。一籌莫展。愁結衷腸。會唐三藏師弟等前來投宿。見鄧洪面帶愁容。問訊根由。行者卽銳然自任。願爲降妖。鄧洪審悉行者神通廣大。必能驅除。轉憂爲喜。行者命八戒變作小姐。已變丫環。迨金錢豹到來。交拜入房。行者誚金錢豹曰。男女婚配。兩相情愿。焉可強占。金錢豹盛氣斥之。固不知其爲行者也。旣入帳。八戒早已戒備。行者亦起而捉之。金錢豹見勢不佳。急奔而出。行者不知豹之巢穴。喚詢土

地。卽與八戒等追豹。廝殺金錢豹大敗。還歸入洞。率領衆小妖出與行者大鬪。行者反爲所敗。卽往借天兵天將。合力剿之。金錢豹遂被禽。此劇係以武工見長。飛叉一場。爲是劇之精會處。然非技藝純熟之伶演之。則不足觀也。

長坂坡

劉備自燒屯新野後。所向不利。沿途率兵引民。窮蹙不堪。擬投江陵。途經當陽。被曹操統率大兵。四處追趕。勢甚危急。卽以趙雲保護甘糜二夫人車輛。張飛抵禦敵軍。然曹兵已遍處皆是。雲卽與擊戰。不意在亂軍中。將家口失散。乃單槍匹馬。往四處尋覓。已而見糜芳被創倒地。問以主母下落。杳然不知。旣救之起。又往各處找訪。始於難民中見甘夫人。卽命糜芳保護先行。已復返身往尋糜夫人阿斗。且戰且覓。方得與糜夫人相遇。然糜夫人已爲曹洪所刺。創殺甚重。及見雲。願以阿斗相託。已則自拚一死。雲慰安者再。力勸夫人上騎。夫人堅執不可。而四處追兵。又漸漸迫近。夫人促雲行。雲又不肯去。夫人出不意。躍入

井中以死。雲大驚。急欲救援。已無及矣。回看追兵又到。卽推倒井傍壞牆掩之。上騎與曹兵力戰。斬殺無數。曹兵辟易。刺死夏侯恩。得青鋼寶劍。知此劍砍鐵如泥。不勝喜悅。於是左衝右突。馳騁千軍萬馬中。曹操於景山上見其驍勇。非凡。大加贊賞。徐庶乘機謂操曰。丞相如愛此將。可傳令軍中。只准活擒。不許傷損。待獲之歸營。某可說其投降。操從之。故子龍角逐其中。而無絲毫之傷者。多賴徐庶此語耳。其後至灞陵橋。與張飛遇。引之過橋。曹操隨後亦至。飛大喝一聲。音如洪鐘。操記昔日雲長一語。謂張飛於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今果驍勇無雙。遂退兵。是劇亦曰單騎救主。蓋趙雲冒死救出阿斗也。

長亭會

是劇亦曰伍申會。蓋伍子胥逃難投吳。至樊城。擊退武城黑。挂袍江畔。以疑追兵。人則背道往東南而行。中途忽見又有楚兵前來。正驚疑間。望旌旗有申字。度必申包胥催貢返國。初包胥與子胥同朝爲官。素稱交好。至是子胥意我今

雖身犯國法。亡命出外。包胥敦厚。或未必反面無情。獲之邀功。且我痛遭父兄之冤。彼未必無矜憐之心。卽坦然出見。陳述平王無道。殘殺忠良。痛遭不白。誓必圖報。包胥謂君父何仇。君命臣死。父逼子亡。均難違抗。何有所謂報復哉。子胥不聽。申胥亦深憐其志。乃與子胥約曰。倘他日君果興師復仇者。我必爲公以挽危亡。各行其志可也。遂各別去。其後子胥投身吳國。率師破楚。鞭楚王尸三百。以洩往日之恨。楚國遭此蹂躪。不絕如縷。申包胥奔秦。庭乞師。秦王初不許。包胥哀泣七日。漿勺不入口。秦王憐之。始允其請。爲發師出援。楚國社稷。卒賴以復。噫。古之人真不可及。交友以義。報國以忠。言行果能一致如是哉。

明月珠

男女之間。焉能無情。情而得於正也。當也。何足爲閨房之玷。名媛之辱哉。吾於明月珠有感焉。蓋陳翠娥與小芳卿。本姑表兄妹。而又爲未婚夫婦也。芳卿家被火盜。一貧如洗。別母至京。冀掇科名。遂寄居陳家。而其姑見芳卿寒酸孤苦。

不生憐惜之心。反以白眼相看。至及婚事。尤嚴詞拒之。久以貧富懸殊。存心抵賴也。女聞其母所爲。大爲不平。謂寒賤之士。寧終生不娶耶。因遣心腹婢翠屏。往書房請芳卿。至花園相會。翠屏不可以崔張西廂密約之言。是懼女曰。我非鶯鶯。汝豈紅娘。吾不過略明心跡。勗以努力而已。安有他哉。翠屏始諾。芳卿到。女告翠屏謂之曰。今日之會。仍以兄妹相稱。犬吠弓蛇。幸其自重。既見之下。略敘寒暄。卽以努力功名爲言。芳卿曰。承勞垂注。敢不在念。功名二字。關係一生。斷不使名落孫山。以爲妹羞也。已而別去。女以明月珠贈之。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也。彼始以誓盟。終以淫邪者。何足並論乎。

明末遺恨

慨朱明自魏闢當國後。元氣大喪。國步艱難。迨崇禎卽位。已天下擾亂。海內騷然。雖宵衣旰食。卒無補於危亡者。蓋亦數也。至十七年。李自成兵破昌平。賊勢猖獗。不可嚮邇。京師岌岌垂危。飛檄調左良玉黃得功等。急切不能入衛。而自

成之兵。且已逼臨城下。帝以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禁城內外軍務。然兵弱糧缺。支守城圍。猶虞不克。何況臨陣衝鋒耶。承恩明知大勢已去。無可挽救。亦惟自盡臣節而已。仗劍巡守宮門。遇駙馬謂平則門。彰義門。行爲敵兵所破。守陣將士。多以枵腹飢死。故此入宮報帝。承恩以徒亂聖心阻之。駙馬不得已。矯書血詔。命心腹出圍。催促各路總兵。赴京靖難。監軍賊監杜勳。兵敗降闖。知帝坐困圍城。自任說客。入宮適與承恩相遇。承恩詰之。勳稱述來意。略謂願聖上早自爲計。當不失爲富貴。並可免屠戮生靈之慘。國家興亡。自古有之。今情同釜魚。徒自待斃。復何益哉。承恩聞言大怒。拔劍斬之。繼見宮娥紛紛出逃。掌印太監王德化。亦匆匆而行。承恩見其情形可疑。搜索身傍。得傳國玉璽。擬獻之自成。以圖富貴者。承恩亦殺之。會聞帝已自縊於萬壽亭。后妃殉難。不禁痛哭流涕。卽奔往煤山。刎死帝傍。明朝遂亡。

武松打虎

是劇亦名景陽岡。蓋陽穀縣景陽岡素稱峻削。深林密箐。野獸爲窟。有吊睛白額虎時出噬人。傷害行旅。不勝其擾。官吏出示以巳午未三時。方許行人結隊而過。一面派獵戶會緝。然曠日無功。官府嚴限獵戶。獵戶無可爲計。惟以窩弓藥箭誘之而已。時武松避禍柴進莊上。居諸荏苒。倏過年餘。思長兄武大。多日不通音信。未知如何。欲往清河縣探望。遂辭柴進啓程。風塵僕僕。不無行旅之嘆。且撫問身世。馬齒增長。飄蕩天涯。尤深遲暮之感。一日行抵陽穀縣境。景陽岡下。遙見酒帘高招。不覺動其豪飲之興。惟有三碗不過岡之字。竊又疑之。步入酒樓。高據鑪畔。索飲。問以三碗不過岡之語。始知酒家自謂其酒味濃郁。飲逾三碗。醉而不得過岡也。松詫而嘗之。果然醇厚無比。轉瞬已盡三碗。復向酒保索取。酒保不可。松強之。遂將一樽飲罄。自問足矣。付鈔後。卽提棍起行。時斜陽西墜。松擬乘此酒興。趕過岡去。酒家捉衣留之。謂岡有大蟲。非常殘忍。單身獨自。危險萬分。松勿聽。絕裾而去。行未數里。覺酒直湧腔口。正思覓石暫憩。忽

一陣怪風。見一虎突然而來。張牙舞爪。直撲武松。松見勢凶猛。把酒嚇醒一半。急以棍攔擊。不圖中樹折爲兩橛。於是徒手與虎搏擊。抓住虎領。踢瞎其目。握拳力打。一連數十下。赳赳之虎。遂喪於武松之手。適逢獵戶上山。將虎擡至縣署領賞焉。

花田錯

劉有朋富家也。膝下無子。只有一女名月英。年已及笄。屢思擇一乘龍佳婿。以了向平之願。苦不得當。設值花田大會。遊人甚多。命月英與婢春蘭。同出觀覽。使女暗自物色。得如意郎者。卽遣媒說親。女奉命求壻。其愉快固不勝言。及至渡仙橋。見一書生豐神朗潔。設攤賣字。女屬目之。卽以摺扇求其書字。前通款曲。審知生姓卞名機。湘鄉舉子也。春蘭覘女已合意。遂吐實情。告生守是間。歸告員外。遣人相請。生詫爲巧遇。竟諾之。已而店東延生往李家書壽屏。生却之不得。乃去。而有朋知女已得東床之目。飭僕往請。僕不問是否。誤將小霸王周

通請來。初周通丐生書扇。未付潤金。適來繳給。見生他出。正在俟候。不圖遭此佳機。卽步隨至門。有朋肅客入。見面如黑炭。舉動粗暴。大疑之。喚春蘭出問。果誤矣。有朋知周通素不易惹。願以三百金使之他娶。周通謂旣招我入贅。又揮之他去。萬萬不可。限公三日。不則焚莊刦取也。至是有朋非獨失望。反致招禍。不勝憂懣。春蘭不信。復親往探之。生固赫然在也。卽告以婚事變故情形。欲引之入家。與女商計。但衣冠而進。多有勿便。須易弁爲釵。扮作女子始可。但衣服尙可將就。而足下蓮船。未易驟得。不得已與女昏夜趕做一輛。生乃得進。方坐定。已報周通率衆來搶矣。月英偕婢倉皇遁。生遂爲周通所刦云。

花蝴蝶

花蝴蝶一強盜之譚號耳。本名姜永志。武藝高超。逞雄綠林。與鄧家堡鄧車極相友善。設鄧慶賀生辰。姜自詡其能。願盜內庫桃花玉馬。爲鄧慶壽。而桃花玉馬竟爲其盜得。回途川資告罄。意欲向大家擄取金錢。以佐盤纏。及至鐵頭鎮。

聞趙員外素稱富厚。卽夤夜入盜。不意竄入趙女閨中。女詰明來由。使姜自取。不圖姜見女容顏秀麗。媚賦輕盈。遽起淫念。必欲姦宿。女大聲呼喊。姜遂殺之。復掠其財帛而去。臨行簪蝴蝶一朵於帳。以爲標記。趙卽將情形控訴包公。包公方收狀。又接聖旨。使其追緝桃花玉馬。包固知同出一人者也。然未悉花蝴蝶其人。乃命盧方展昭。扮作解差囚犯。徐慶蔣平。扮作僧道。與白玉堂暗訪緝拿。一日衆人至旅店中。遇歐陽春。始知花蝴蝶蹤跡。卽同來鄧家堡捉拿。姜遂與諸人擊打。衆寡不敵。逃至鴛鴦橋。意欲泅水逸去。不知蔣平深識水性。久已等候多時。至是花蝴蝶遂被擒。

岳家莊

金兵爲岳飛所捍。不得大逞其志。南宋半壁河山。亦得偷安苟息。兀朮計無所出。遣薛里花豹張兆奴二人。率兵潛往湯陰。捕拿岳氏一門。意欲刼取其母等。脅飛歸降也。時飛子雲。年方十二。喜習武事。於夢中得傳雷將軍鎚法。因善使

一對銀鎗。閑來無事。私自戲耍。其母李夫人。不以刀槍爲然。屢次訓其攻讀。雲以當此干戈擾攘之秋。正奮力殺賊之時。安能俯首斗室。呶唔以老耶。故雖面受竊腹誹之一日。又在習練。爲其母所知。大受訓斥。始稍稍潛心文事。然在當時。雲之耍棍弄槍。似屬違悖母訓。而不知無雲之耍棍弄槍。則全家爲齋粉矣。蓋薛里花豹二人。兵距岳家莊未遠。家丁馳報飛母。聞信之下。驚皇失措。自家無壯丁。門鮮武士。惟有束手就縛而已。雲聞信歸。自塾中慨然請命。退殺胡夷。飛母壯之。爲點集家丁數百人。與姊銀屏共出抵禦。遂將數千賊兵。一鼓殲盡。片甲不回也。嗚呼。將門出將。豈不洵然。

青石山

九尾狐。青石山風魔洞之妖也。往朝聖母歸來。機仙告以與周從綸有姻緣之分。遂起凡心。變作美婦。往從綸父墳俟候。時適清明佳節。從綸擔籬拜墓。將返。見一少婦。耳目窈窕。坐塚間啼哭。從綸詰之。自謂家住洛陽。名花秀英。嫁夫張

文成。遠買於外。爲姑所虐。逼勒改嫁。堅執不允。奔避出門。欲圖自盡。從綸憐之。婦又謂倫荷相公施恩。帶回府上暫住者。則感德莫名矣。從綸與約。稟明其母。定行止。及返其母不之許。令在書房攻讀。忽聞叩扉聲。拔關出視。乃墳前少婦也。詰所自來。則捏語對之。實則以妖法潛入也。至是遂與從綸綢繆。從綸狎之。家人見從綸狀似瘋癲。知爲妖作祟。延就地王半仙醮禳。半仙者固妄誕詭譎。僧道騙錢之流也。至家謂爲棒鎚精。胡鬧半天。一無影響。幸呂洞賓至。乃發號施令。邀天兵天將及關公下降。而擒滅之。從綸始清醒。復原狀焉。此等神鬼之劇。半都憑虛。大抵與崑劇之請師斬妖相類。故又名請師斬妖。

青風寨

劉通者不樹桑麻。不種田地。在青風寨落草。自命大王。日以劫掠爲事。近邨張員外志善。率妻女在祖塋掃墓。不圖與通相值。見其女姿容絕世。頓欲娶爲押寨夫人。回山卽命盜夥來張家作伐。員外以已經許配他人。婉詞却之。盜夥不

聽。委彩禮而去。時梁山英雄浪子燕青黑旋風李逵奉命下山巡查奸細。一日落陽西紅。暝色蒼茫。來張員外家求宿。員外肅之入款。以酒飯。席間愁眉雙蹙。一似重有憂者。李逵怒之。員外說明劉通強娶其女。因限期已到。故而煩懣。二人聞之。深恨劉通謬妄無理。願爲員外解此厄。燕青以李逵扮新人。已扮新人兄弟。李逵面如黑炭。驟易以繡襖羅裙。其狀令人絕倒。自視亦不禁葫蘆笑也。會花轎已到。李逵僞作嬌啼。升輿而去。燕青尾隨之。交拜畢入洞房。李逵只說害眼。將燈台吹熄。劉通促之睡。李逵謂有個土風。新郎須受新娘打三拳踢三脚。則他日子孫熾盛。劉通無奈。諾之。李逵奮力踢打。劉通疑而詰之。知爲黑旋風。大驚。起身退逃。爲李逵追及。殺之。而燕青亦斬其盜夥。遂盪平山寨云。是劇又名娶李逵。

迦茵

是劇情節離奇。頗堪推究。其事蓋有胡德成者。經營事業。因其長子夭喪。債務

纍纍勢將破產。特召次子體乾歸。使其娶未婚妻來文杰之女碧紋。以救危急。初來文杰與胡德成極相友善。屢受德成惠。因附以婚姻。而德成長子之債。大半貸自文杰者。文杰之財。並非已有。係其岳父給與碧紋者。故體乾一婚碧紋。則債約解而家難紓矣。迦茵者。本文杰女。緣文杰與其母離昏。秘不告之。將其託養阿姨華林氏家。體乾聞父召。返家至途中遇迦茵。上古塔爲取雛鴉。一時失足。墜傷腿股。迦茵急救。其至家調養。體乾感迦茵。遂與訂婚。德成聞之。氣憤而死。於是衆不齒體乾。體乾亦自悔嘆。迦茵不安。與文杰偕避他鄉。耽擱翟氏家。詎迦茵相思念切。遽患重疾。翟氏知其因體乾而發也。函告體乾。體乾遂必欲與迦茵結婚。以了宿願。其母大恐。念此事脫成者。家將立覆。踰跟見迦茵。乞勿與婚。迦茵允其請。轉與桑洛克結盟。體乾聞迦茵已屬他人。不得已。乃與碧紋成親。已而文杰病革。迦茵來候。始告己爲其父。迦茵大慟。奔告體乾。相將而哭。桑洛克見之。酸忿並集。卽出手槍射之。砰然一聲。迦茵遂死。是劇始閉幕焉。

蚩蜡廟

淮安招賢鎮費德恭。一大盜也。面赤如紫。膂力強勁。幼拜五七達子飛天豹爲師。善使連環棍。舞動如輪。又有寶劍一具。精利無比。藥箭二十四枝。發無不中。中無不死。以致綠林豪客。無不仰之奉之。德恭亦藉此獨得利器。造作無窮罪惡。卒以致喪身。亦此器耳。性好色。見姿首佳麗。無不欲羅而致之。有抗其命者。放心殺人。隨之。地方側目。稱之惡霸。譚號曰追魂太歲。同鎮武舉梁大剛之妹。貌俊俏。德恭往說親。大剛打使者而斥之。德恭大怒。殺大剛全家廿四口。以洩憤。其家控之。施公公派黃天霸暗地密探。會八蜡廟廟會。有故家女張蘭英。與其母在內還願。爲德恭瞥見。涎女色。強劫之。毆傷蒼頭。聲勢洶洶。恰爲天霸所覩。探訪廟道。盡悉底蘊。知大剛之案。亦是此徒。返報施公。由褚彪定計。遣天霸妻張桂蘭。扮作民女。往廟拈香。故使搶去。一面急派賀仁傑扮作小兒。潛入賊家。放火爲號。天霸關泰把守前門。桂蘭既入德恭家。誘出寶劍藥箭藏之。與德

恭擊打而關泰天霸褚彪等已來接應。德恭遂被擒。故劇名又曰捉拿費德恭。

九畫

洪羊洞

楊六郎命人往取令公遺骸。誤得假者。而真者實在洪羊洞第三層石匣內。令公陰魂乃托兆六郎。使其重復往取。六郎委命孟良。詎焦贊以未得同行。大不爲然。假詞染病臥牀。私自匹馬追隨孟後。孟固不之知也。孟將到洪羊洞。遇降番宋兵程宣。問得路徑。入洞收骨。焦贊於途亦遇程宣。問孟良行蹤。急潛入洞。喝拿奸細。意存恐嚇。詎孟良聞聲。提斧猛砍。覺有異。出外審之。乃焦贊也。孟見焦死。不禁痛哭。深自咎責。羞不欲返。以骸骨託程宣。自刎以死。六郎見程宣備悉情形。驚悼之至。不料出此意外。損傷兩將。哀痛成病。八賢王趙德方來視疾。路見一虎。抽箭射之。不知乃六郎本宮將星也。及到六郎方昏暈。醒謂德方曰。素無仇讐。何致相害。德方始悟。悔恨無及。而六郎遂不起。與母妻宗保並別而

死。故是劇又名三星歸位。亦曰孟良盜骨。其屬續時一段情景。悽慘悲惻。不忍觀視。貴俊卿頗能之。

妾斷腸

喜兒者。貧家女。父死無以爲殮。乃鬻身王紳家。性慧黠。貌亦娟秀。以是得主母歡。王氏有二子。長曰華文。次曰仲文。紈袴子耳。好色喜酒。栩栩然自以爲花中蝶也。見喜兒均悅之。顧各懼於其妻。不敢染指。旋王母微得其子情。乃以喜兒歸仲文。華文大忿。然亦無如何。而愛喜兒心。固不稍衰。每與喜兒遇。狎語戲喜兒。喜兒嚴拒之。華文既不得志於喜兒。罔顧禮數。以弔膀手段。釣仲文妻蔡氏。蔡氏恨仲文移愛於喜兒。正苦寥寂。遂與華文通。華文怒曩爲喜兒所辱。思有以報之。見喜兒已有子。遂以妄語譖蔡氏。兩下密謀。挽蔡弟祥甫調喜兒。故伺其隙而誣讎之。毒殺其子。蓋欲秘其私而箝其口耳。喜兒無以自表。且襁褓兒。又爲彼淫惡之徒所斷送。悵悵誰訴。鬱鬱無言。詎仲文恨喜兒行窮辱之。令人

不堪。喜兒悽抑之餘。願一死以了。正圖自盡時。忽爲一賊所救。盤詰姓氏。蓋同胞兒也。初喜兒有兒曰雙才。幼流爲竊盜。是夕潛入王宅作梁上君子。見一婦悲憤自殺狀。憐而救之。亦不意其妹也。至是備悉情由。知不可以一日居。挈喜兒夜遁。路經青島。幾爲外兵所辱。得雙才救護乃免。嗣雙才殺華文蔡氏。喜兒始重與仲文會合云。

南天門

天啟朝。魏闈忠賢擅作威福。殘害賢良。權傾一世。朝士多出其門下。魏亦故與百官結合。藉爲爪牙。冀成其篡竊之私。歷覽卿貳。惟吏部尙書曹正邦獨不附己。曹素性剛直。不稍曲阿。魏闈嫉甚。設計陷之。奉旨褫革回鄉。曹至中途。爲魏闈私人劉司羽所刺死。復搜逼其家。曹妻投井自盡。巍巍甲第。頓化邱墟。赫赫侯家。忽而星散。惟曹女玉姐與老僕曹福倖逃出外。意欲往大同投親。時適值嚴冬。寒氣逼肌。霜途滑足。行旅之苦。倍於平昔。况逋亡之客。目見耳聞。在在足

傷心觸痛乎。玉姐小足伶仃。行程未遠。已腫痛若裂。而飢腸轆轤。不可復耐。乃拔金釵。使曹福典換。買食果腹。雇驢代步。詎牲口以長途險阻爲辭。而麵食買不到。又各思念父母家主。不忍下咽。於是兩人攙扶復進。至廣華山。雨雪霏霏。凍雲密密。冷風觸膚。厲如刀刺。玉姐寒僵殆甚。不得已。曹福以已衣加玉姐。然曹福慄慄不克自持矣。踰踉數里。遂僵死冰天雪地中。玉姐至是悲痛欲死。幸大同遣人來接。始脫厄。曹死後。上帝憫其忠義。封爲南天門都土地云。

南陽關

隋煬帝昏虐無道。似類秦二世。而弑父殺兄。烝淫妃嬪。則又過之。欲人民不畔。卿士無謗。抑亦難矣。是劇之前本。卽罵楊廣。蓋帝旣篡位自立。使伍建章草詔發喪。伍忠心赤膽。匡輔王室。覩帝之行。久欲斥之。而未得一發。迨被命。適觸其怒。大聲罵帝。遂被害。是時伍子雲台。鎮守南陽關。帝知必爲患。遣韓擒虎尙司徒麻叔謀。率兵征討。並命宇文成都繼其後。雲台聞家丁伍保報。哀痛之。至誓

必復仇。率部下出拒隋師。隋師敗北。嗣宇文成都到。知韓擒虎不敵。卽統兵圍攻雲台。知宇文成都勇猛非常。自分不敵。然亦不肯示弱。開城出戰。竟大敗。宇文成都攻愈急。勢垂危。其妻自盡死。雲台負子棄城而逃。而宇文成都所追。幾被擒獲。幸遇朱燦。雲台始得脫。先是朱燦出外散步。遙聞吶喊。登坡竚望。乃見兩軍追迫狀。燦與雲台素交好。遂扮飾周倉。假其大刀。恐嚇隋兵。隋師不察。遂中計。雲台既遇燦。卽以子託燦。往雄闊海求援也。

飛虎山

相傳李存孝本名安敬思。係鐵石星下凡。自幼養於鄧員外家。鄧惟使其在飛虎山牧羊而已。春花秋月。暑往寒來。存孝年已十二矣。既秉靈異。自屬不凡。雖猶童稚。實踰成人。十八件武藝。般般皆精。偶晤道人。言他日必爲國家樑棟。竊自私幸。會南唐晉王夜夢猛虎入帳。與羣臣索解。衆以爲熊羆之兆。必得良輔。遂出郊圍獵。途遇樵夫（土地所化）引至飛虎岡。突來一虎。王拔箭以射。虎帶

矢而逃。適爲存孝瞥見。握拳打死之。王觀存孝舞勺之年。有此勇力。大奇之。令試各種武器。無不精熟。且風神伉爽。知爲非常才。應夢者必此人也。遂收爲義子。呼之十三太保。存孝賜名也。王欲使挂先行。恐有不服者。乃於百步外豎立標杵。懸一紅袍。射中三矢者。挂先鋒令合營將士歷射之。諸將士無一及格。獨存孝三矢皆中。遂拜先鋒印。其技藝之精。固冠當時儕輩也。

飛叉陣

是劇又曰馬援歸漢。戲情謂馬援奉王莽命。鎮守昆陽。光武帝率兵攻之。援命其子馬洪。打探敵軍情形。不意洪見漢勢甚盛。投誠光武。援聞洪反叛。大怒縛之。傳令斬首。其妻乞情不可。時馬武、姚期、黃霸、馮異等。沽飲市肆。聞援欲殺其子。大驚。相將至法場。刼洪而逃。援追之。與諸人戰。不勝。會耿弇與二子耿龍、耿虎在郊外打獵。遇援等。上前勸解。竟致用武。援爲耿氏父子句連槍所擊。大敗而退。詎城早爲鄧禹所占。援至城下。禹傳語勸援降。並遣其子及馬馮等出城。

說之。援遂歸漢。光武優禮有加。適番邦命牛毛領兵殺來。光武從鄧禹言。命援爲正元帥。耿弇爲副元帥。馬洪爲前部。統兵禦之。援用火攻燒。番兵死傷殆盡。願納款投誠。援乃凱旋歸。兩軍會陣時。拋擲飛叉。故曰飛叉陣。惟不可不知者。按諸正史。馬援並不臣莽。亦無坐守昆陽事。其子四人。亦無名洪者。顧劇本事。實與裨史且不同。又何况煌煌之史冊耶。

看香頭

揚員外名有倪。其子從學中歸來。遍身發熱。夙夜不眠。其母憂之。與倪員外言。擬請醫生診治。倪員外因就地郎中。無一佳者。又怵於其姑太太服醫反致病。劇不欲醫治。聞有嚴蒙氏能神人託體。行看香頭治病之法。頗著靈驗。遂遣家役召之。不知嚴蒙氏之輩。乃黠桀詭譎。假藉鬼神。以騙衣食者。閱世既多。伎倆更神。而愚夫愚婦。往往聽其一二偶中之言。詫爲神奇。而不知其乘爾等無意中探得者也。嚴蒙氏既由倪家之召。途間絮絮說家常。倪子之年齡。及得病之

由與夫現在之病況。均於來人口中一一探得之。又知倪老夫婦崇信城隍玉帝。暗自歡喜。入門後。卽於方纔探語中。略刺其意。告之倪員外等。異甚。又謂醫病須請神下降。遂設香案等。嚴蒙氏作喃喃狀。已而假寐。有頃。忽躍起言曰。我玉皇張大帝也。鑒爾等夫婦虔誠。爾子三日可痊。惟須供奉香燭若干。使嚴媽購具。乃可言已。神去。嚴身仆地。須臾。嚴蒙氏乃醒。問知神言三日可痊。向倪氏夫婦道喜。而倪氏夫婦卽依神言所需。折銀與嚴蒙氏。嚴蒙氏遂掠得一筆橫財焉。故是劇亦曰頂神詐錢。

虹霓關

虹霓關守將辛文禮。勇銳超羣。妻東方氏。美而能武。瓦崗寨秦瓊等衆英雄。屢次攻城不克。一日。兩軍會陣之下。瓦寨諸將大敗。適王伯黨解糧到來。見諸將狼狽狀。知被辛所追殺。急催馬向前。與辛大戰。力有不敵。以暗箭射死之。先是辛未戰前。夜得一夢。自謂不祥。語其妻。以范彝載西施故事激之。東方氏對天

立誓以示不肯。至是聞耗。痛哭失聲。立召諸將。誓報夫仇。慷慨激昂。令人欽仰。而部下亦願盡力爲夫人死。以答故主恩。開關出陣。與單雄信、謝雲、徐國遠、程咬金等戰。諸人皆不敵。王方出馬擊東方氏。詎東方氏見王豐神、清徹。氣概英雄。大傾之。目注不移。持戈息兵。而王見東方氏。亦顧盼無已。兩下軍兵。見而大異。東方部下力促之。始挺槍交戰。王遂被獲。捉之入關。旣而押解進帳。帳下裨將迭言殺王。以祭故帥。而雪仇讐。東方氏猶豫不忍。另於二堂私鞠王。並述婚意。柔語挑之。王剛勇自矢。堅執不允。東方氏仍戀戀。復遣婢說之。王要求三事。一四門樹降幟。二迎瓦寨諸英雄入關。三交拜後三日成親。東方氏一一如命。於是瓦寨諸將遂得關。而東方氏憐新棄舊。前日之誓早忘矣。語爲替夫報仇。則不可謂爲伯黨招親。則庶幾近之耳。

虹橋贈珠

是劇卽泗洲城。蓋泗洲太守時德明之子廷芳。年少風采。美如冠玉。爲虹橋水

怪所見。涎之。虹橋離泗洲甚近。水怪體屬陰性。修煉千年。性通自然。自見廷芳後。念念不忘。一日值廷芳上京赴試。途經河干。陡遇狂風。攝至水府。自謂東海龍皇之女。與廷芳有宿世姻緣。願侍巾櫛。廷芳以仙凡爲言。水怪不許。廷芳思不從。難免性命之憂。從則恐誤功名之期。然既來之則安之。姑允其請。乘機待時可也。遂與水怪結婚。當合巹傳杯時。見光芒四射。出自水怪襟珠者。知必異寶。溫語問之。乃分水珠也。卽向其乞取。水怪慨然與之。廷芳殷勤把酒酌水怪。灌之醉。携珠逃出。迨水怪醒。知廷芳逸去。大忿。卽興風作浪。水勢汎濫。欲淹泗洲城。以索珠娶親爲目的。白衣觀世音憫羣黎無辜。請天神天將。若王靈官趙玄壇木吒金吒哪吒伽藍韋馱齊王大聖等。合力會剿。然妖術高強。直與諸神對抗。觀世音復化一賣麪者。俟之道左。水怪戰久腹飢。索麪而食。詎食下肺腑。驟受束縛。蓋麪實鐵索也。至是遂爲齊王大聖所擒獲云。

風波亭

岳武穆志在報國。力除醜虜。迫兀朮於朱仙鎮。金勢大蹙。復擊兀朮於金牛嶺。而山勢峭拔。幾難幸免。得雷電擊碎石。始得出逃。兀朮自念統兵六十萬。併吞中原。一敗至此。欲回國更集大兵復仇。忽一書生叩馬而諫曰。聞太子欲重整旗鼓。以圖報復。此乃釜中添水。何如竈下抽薪。自古權臣在朝。大將未得立功疆場者。岳元帥恐自不免耳。兀朮頓悟。卽遣哈迷蚩僞爲賣蠟丸者。遣秦檜夫婦於西湖。密書使檜傾害岳氏。檜卽與王氏。萬俟卨。羅禹。楫等計。先矯詔使武穆屯兵停戰。繼又召其進京。後復以十二金牌促之。武穆正欲統率雄師。直搗黃龍。滅被朝食。一洩君恥。今詔令按兵不進。失此良圖。實堪痛惜。但君命召。不俟駕而行。雖知奸臣弄權。有意圖陷。顧久以身許國。死生利害。在所不計。遂擗擋起程。其部下泣勸。百姓挽留。均置不聞。至瓜洲驛。夜得惡夢。謁金山寺僧道悅解之。道悅謂有牢獄之災。告武穆明哲保身之道。武穆不可。臨別贈偈語四句。曰。歲底不足。提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荼毒。及到平江。爲錦衣侍衛馮忠。

馮孝所逮。並殺死王橫。既至臨安。檜使大理寺卿周三畏勸問之。三畏審無實。據挂冠而遁。檜復命万俟卨羅禹楫二人嚴刑鞫之。另以麻皮魚膠揉熬成性。所謂剝皮拷之酷刑。用以逼供。武穆乃招狀曰。

某官。臣飛。生居河北。長在湯陰。幼習詩書。壯掌軍馬。奮身田垌。注籍戎行。斬楊么於洞庭湖。敗兀朮於黃天蕩。牛頭山擊戰。尸積如山。汴水河交征。血流似水。前番遵旨屯兵。今奉金牌調轉。權奸謀害忠良。設計陷我謀反。將臣百般拷打。不敢抱怨朝廷。備受萬種毒刑。豈肯辜負聖主。一言不妄。所供是實。万羅接供。無奈。遂以莫須有定讞。誘岳雲張憲並錮之。濠梁總兵張保。爲武穆馬前將。問武穆被冤。棄官赴臨安探監。意欲救之。武穆不許。遂撞階而死。武穆大喜。以爲忠孝節義全也。已而天降雨。乃十二月廿八日。憶道悅之言已驗矣。須臾檜以一紙付獄。而武穆三人遂被害於風波亭。嗚呼痛哉。

紅鸞喜

莫稽。臨安秀才也。家徒壁立。落魄無依。一日出外。爲風寒所逼。饑臥金松門首。金松者。臨安丐頭耳。執業雖賤。頗有積蓄。有女名玉奴。年已及笄。才貌超衆。每恨家世猥賤。欲舉附貴壻。以光門楣。然雖有此志。徒爲一種理想。而父雖愛女。未必能同此心也。是日松方出門贊助喜事。僅女在家。聞觸門聲。開戶視之。乃僵臥昏沈之窮漢。喚醒問故。憐其孤苦。以豆汁舖之。適松回。見室有丐者。大怒欲擊。得女告以情始解。迨知爲秀才。不覺愛之。女亦戀戀有婚意。松遂以女許稽爲室。卽夕成親。喊食持鉢之流。相率登堂道賀。松以得此乘龍佳壻。歡喜無量。而玉奴以乞丐之裔。得配鬻門貢士。其愉快亦不堪言喻。稽飄泊零仃。驟得嬌妻如玉奴。飽食煖衣。安居逸處。亦心意滿足矣。已而考期伊邇。稽擬赴試。不忍捨玉奴。玉奴亦不忍捨稽。松又不忍其壻女。遂相將共行。稽居然龍門入選。一舉成名。官授無爲軍司戶之職。稽既貴。以玉奴微賤。爲人僂笑。夜半推玉奴墮水。幸得他人救不死。稽既至官。挽媒重娶。其所娶之女。卽爲他人救去之玉

奴也。洞房之夕。女婢持棒環擊。稽怒其忘恩背義。故出此懲之。此劇卽今古奇觀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回也。然與劇本微有不同。

紅梅閣

紅梅閣亦曰遊西湖。演李蕙娘與裴稚卿結昏事也。宋季賈似道曾官鼎鼐。退居西湖。有愛妾李蕙娘。姿容絕世。一日在湖上閑遊。見盧氏女。美豔無比。賈欲劫奪入府。不料爲少年裴穉卿所喝阻。裴氣概昂藏。容度峻潔。賈有所懾。未遂所欲。而蕙娘見裴不覺心醉。眉眼傳情。靈犀暗送。遣侍婢予以手帕。表示愛好。不圖爲賈僮所窺。及歸卽報於賈。賈大怒。不問根由。立斬蕙娘死。蕙娘陰魂赴閻羅殿。訴之冥王。冥王查蕙娘與裴原有姻緣之分。准其陰魂回陽。以了宿緣。並予以陰陽扇一柄。以資保護。賈自蕙娘死後。怒裴調戲其妾。誘至入府。幽拘紅梅閣。命廖應忠於夜午謀死之。裴固夢夢不之知。是夕忽聞叩扉聲。方啓戶。飄入一麗人。乃蕙娘也。不知其死。欣與狎好。旣而蕙娘以賈已命人襲殺告之。

裴大驚失色。會廖應忠提刀奔入。蕙娘卽以陰陽扇左右翼護之。烈焰熊熊。不能逼近。蕙娘手挈裴。且煽且走。卒救裴出府。至是蕙娘始語裴。謂己已爲鬼物。冥限已屆。不能長侍巾帚。裴握手不忍捨。忽鬼卒已來促蕙娘。不得已乃揮泪而別。

拾黃金

是劇亦曰財迷傳。又名化子拾金。蓋有丐者范陶。表字明平。不知其爲何許人。生性耽玩。貪酒喜樂。遂流落紅塵。日持竹竿負麻袋。蹠躩長街小巷中。仰天呼號。口唱蓮花落。以圖一鼓其飢腹。一日雪已開霽。玉阜未融。范陶饑火中燒。又彳亍途中。以糞一飽。忽足有所觸。拾而視之。乃金錠子也。不覺手舞足蹈。狂喜之至。轉又入魔。指金怒罵曰。富者你常常追隨不相離。貧者望你貴你。你遠之避之。恐不及。你實忘恩負義之輩。寡廉鮮恥之徒耳。且親戚爲你失和。朋友爲你絕交。夫妻爲你反目。弟兄爲你分家。小人爲你犯法。官吏爲你貪贓。你實天

下萬世之毒物。抑亦破國亡家之禍水也。既又喜之曰。你能救人急。解人困。紓人難。全人志。完人婚姻。接人後嗣。增人光輝。使人歡樂。此又古今之活寶。中外之要品也。於是信口大唱忠義堂。機房教子。轅門射戟。伯黨招親。貴妃醉酒等戲。以鳴得意焉。

拾玉鐲

孫玉嬌。孫寡婦之女。郟陽縣人也。年方二八。頗有姿色。村女蛾眉。亦有可觀。家本貧寒。其母以養雞爲業。玉嬌拈針挑繡以佐之。一日其母往前村聽經。家僅玉嬌一人。靜對明窗。頰首壓線耳。時有世襲指揮使傅鵬者。年少倜儻。走馬郊外。觀夫碧柳篩風。彷彿楚宮之女。頰花迎面。依稀桃渡之魂。幾度晴沙踏遍。游目騁懷。頻來綠水隄邊。閒情逸致。既而興盡。方整歸鞭。忽於矮屋疎牕中。見一女子。玉影亭亭。綽約多媚。不覺目注之。神爲之往。遂不顧冒昧。上前叩問。知卽孫寡婦之女。玉嬌是也。玉嬌見傅俊俏風流。亦脈脈生情。相愛之恩。已各心印。

特不明言耳。臨去。傅以玉鐲與玉嬌。委之於地。玉嬌佯爲羞怯。不取。覘傅去。乃拾之。詎兩下調情。已爲比隣。劉媒婆所窺悉。卽入門質玉嬌。玉嬌辨之。劉媒婆直破其隱。玉嬌雙頰如酡。跪求遮掩。劉媒婆密語誑之。願自任撮合山。索女鞋一隻。回贈傅鵬。不料因此區區一角弓。造出人命巨案也。其詳見前法門寺。此戲亦曰買雄雞。又曰孫家莊。

查頭關

漢元帝太子劉唐建。奉太后命。出關追駕。一日途經窰箕關。亦作尤家關。夕陽西下。暝色四合。逕路不明。遂在關外打盹。適番女將牛春鳳。亦作尤春鳳。奉守關都督之命。昏夜查關。與奴婢及牙兵蘇利燕。掌燈而行。至關外。蘇利燕遠見紅光炎炎。疑爲火警。近之則一少年蠻子也。又見其眼出紅蟲如線。入於鼻。又出自耳。入於目。又出自嘴。大疑之。卽返報牛春鳳。牛春鳳雖然生長番邦。博覽漢文。聆蘇利燕言狀。知爲蛇鑽七竅。主大貴。卽命蘇利燕偷其坐馬矛子。

復使促之醒。問其姓氏。知爲漢皇儲。卽留之入關。親挽進帳。表示婚意。私索封贈。劉被糾纏。不過。貿然以昭陽正宮許之。牛春鳳旣得封。深深拜謝。又使蘇利燕討封。劉亦贈以大把總之職。是劇卽崑劇中之宿關。乃趕三關之一也。故亦稱頭關。

送銀燈

書生之輩。矜持特甚。威嚇利誘。初不移其志。而實力之堅。似足令人欽服者。然美色當前。秋波達意。則向之矜持自高者。早又軟化矣。如張子顯之事。是誠可笑也。茂才張子顯。父爵武陵侯。少年風流。貌似六郎。因值大比之年。別家晉京。冀掇科名。詎行經某鎮。爲一打虎壯年。刦進其家。安置書館中。不與通籍里。亦勿作寒暄慰藉語。正私自揣探間。推門來一老嫗。聲言願附姻好。以結秦晉。子顯力却之。老嫗見話不投機。乃去。旣晚。又問剝啄聲。開門出迎。倏然一絕色女子也。手提銀燈。言爲相公作膏火。子顯揖謝之。細審女肌理細膩。鵝髻堆雲。笑

醫生。渦步搖自動。疑爲天上仙人焉。近與語。知嫗其母。壯士其弟。彼美名桂娟者也。遂與狎笑。桂娟覘子顯貌。固已心許之。特初見陌生人。不無羞答答情狀。故作嬌癡不理狀。子顯情急萬分。屈膝哀求。方鵬撓問。老嫗排闥入。盛氣責子顯。子顯情虛。長揖伏禮。老嫗不稍釋。子顯復跪哀之。始回曠作喜曰。秀才們沒滑子。畢竟一鐵槍頭耳。

送花樓會

霍定金襄陽霍吏部之女也。才貌無雙。往文仙菴還願。墜失珠鳳釵一支。適爲洛陽才士文必正所拾。文風流蘊藉。得釵後。以爲與霍有天假之緣。不勝喜慕。迨霍氏少婢。向文索還。文以親交定金爲要挾。因是遂不問而去。然文一點癡心。已入非非。不惜卑下。挽求倪嫗賣身霍府。即賣身投靠。一齣其詳見後。希圖與定金相遇。以遂宿願。詎入府後。霍天官命其侍奉書房。名曰霍興。而侯門如海。內外隔閡。忽忽月餘。從不得一面。其心上人。愁思之極。轉將失望。一日霍

老夫婦往韓府慶壽。見池中並蒂蓮花甚盛。折一對使霍興送與小姐。文得此使命。喜不勝言。卽奉花至內樓。遇定金婢秋華。詰問來意。格不得入。文苦哀之。復將眞姓名告秋華。并陳願還鳳釵。及露求婚意。秋華固可人。且素聞文才望。遂使文佇立俟候。已則返告定金。定金聞之。不覺大怒。秋華乃動以感情。脅以利害。略謂文某才貌雙全。得婿如此。足稱佳偶。果必拘執。則鳳釵落彼手中。適在外聲揚。非特玷辱門楣。抑亦與小姐名節攸關。小姐慧心。幸希三思。定金默權出入。悉依其言。遂肅文相見。允其所請。卽以鳳釵爲信。文亦以玉佩贈之。秋華挾功邀賞。文以二房許之。此蓋全本雙珠鳳中一齣耳。

背橙

是劇形容怕老婆男子也。殊堪發噱。有張三者。承怕老婆之世傳。屈伏於闔威之下。一日向其妻告假一點鐘。出外閒遊。途遇相家。謂其乾綱不振。張三向之問計。相家索錢二百。教以三綱五常之說。足以制伏。張三歸去。狀遽驕大。其妻

異甚。怒其失禮。取棒擊之。張三受打一頓。恨相家之言不驗。欲索還錢。途與同病相憐之尤二遇。二人係結義兄弟。各知兩家弊病。尤二問張三近況。張三謊言不怕。謂堂堂男子。焉肯懼一弱婦人。尤二不信。欲往其家試之。約定當晚赴張宅飲酒。如果不謬。願輸銀子二十兩。不然。張三輸與尤二。張三歸家。央懇其妻暫受委屈。其妻看銀子面上。許之。預定計劃。已而尤二來。張三大聲呼喚。裝作傲昂狀。並問其妻曰。方纔打爾。錯否。爾心服否。從此怕我否。其妻作柔服狀。貌似畏之者。尤二見面大駭。度銀子已輸。託故逸去。張三妻向之索銀。懾懦不能應。其妻卽以板橙縛其背。戟指斥之。推之於道。不料尤二亦頭頂一物。蹣跚而來。相見之下。知各受床頭夜叉之賜也。愧憤之餘。兩下密計。各往訴其岳父母前而已。故是劇一名雙怕。

思凡

小尼趙姓。法號色空。其父母茹素誦經。喜結禪緣。因其幼多疾病。捨入空門。在

仙桃庵削髮爲尼。詎年事漸長。情竇初開。覺大好青年。消磨於青磬紅魚中。殊覺不耐。而夜涼如水。斗室孤檠。一榻橫陳。相思誰訴。淒涼景況。尤難消受焉。於是擊鉢生煩。拜經觸恨。般若無心。拈珠却錯。見檀越家之携手徐行。並肩軟語。未嘗不心酸眼癢。而日夕所思。惟願得一如意郎君。以度其未來之甜密光陰耳。卽他日一旦無常。身受冥刑。確舂也。鋸解也。油炸也。火炙也。亦有所不辭。況自古只見活人犯罪。未有死鬼帶枷者。地獄之說。全屬子虛。火燒眉毛。且顧眼下。吾復何庸深思遠慮耶。彼兩旁羅漢。亦有手托香腮也。眼傳情者。而布袋羅漢。且終日嘻嘻笑我光陰不再。妙齡無多。若長眉大仙。又緊蹙雙眉。愁我老之將至。身鮮結果矣。嗚呼。我本女嬌娥。何必繫黃羅穿直裰。以宣誦佛號爲哉。幸喜今日庵中無人。不如逃下山去。以酬宿願可也。思量既定。遂拚錢鈸。碎袈裟。棄木魚。火經文。潛自出庵。向軟紅十丈中討生活去焉。故曰小尼姑下山。

苗善卽觀世音菩薩也。爲苗莊王第三女。自幼卽喜內典。如有宿悟。戒食葷腥。一心修煉。苗莊王頗不值女所爲。每以龍膏鳳髓。肉臠魚羹。迫公主。公主避之。絕口不食。立志益堅。王一迫不成。至再至三。甚且以擊撲從事。幽拘深宮。而公主固百折不撓。獨行其是者也。嗣得釋迦牟尼救至香山白衣寺。始潛心專致。修養益力。道亦益高。詎爲佞臣所譖。奏本王廷。謂男女混雜。大關風化。王又輕信讒言。火焚白衣寺。幸如來佛護以舍利子。公主得不死。而殿宇梵衆。則盡化灰塵矣。後王思女成病。御醫診治。謂要公主手眼作藥引。則疾自易瘳。王遂命相臣林彪往香山。向公主索取。公主本賢孝性成。林彪到。已知來意。卽抉目斷手與之。惟囑病痊。可望其父親來還願。以圖會晤。王旣得手眼。病果霍然。遂與后偕來見公主。而公主已功德圓滿。得正成佛。至是王始悔悟。願棄江山。披髮修真也。

挑華車

是劇亦曰牛皋下書。一名牛頭山。蓋金兀术兵進中原。既得南京。聲勢綦盛。高宗竄逃。岳武穆迎駕牛頭山。兀术復分兵四路襲擊。武穆整飭士卒。催趕糧草。預備攻戰。下書金營。惟須一膽壯之輩。方不辱命。適牛皋解糧回營。慷慨請令。武穆許之。皋至金營。初責兀术不爲禮。繼又索飲。兀术壯之。與之酒。武穆既與兀术約期交戰。遂升帳施令。命湯懷鄭懷看守大纛旗。王貴施令爲左右哨先鋒。呼延慶接殺後隊。岳雲張憲押解糧草。隨營聽用。初牛皋往各處催糧。携綠林好漢高寵來營。至是耻不被命。憤然請質。武穆謂仰觀天象。將星渾亂。今日出戰。恐有不利。故不差遣。寵謂大丈夫生不足歡。死不足懼。食祿荷恩。願爲皇家效命。意氣激昂。武穆始命與湯鄭共守中纛。迨武穆與兀术交戰。不數十合。撥馬回陣。寵遠見爲武穆敗也。卽提槍出馬。刺傷兀术之耳。兀术敗回。寵左右馳衝。勇不可當。殺傷金兵無數。兀术傳令以鐵華車阻寵。詎寵自逞雄猛。奮槍挑之。連挑十一輛。後因坐騎力憊。遂並爲華車所壓死焉。

洛陽橋

狀元蔡襄。許下神願。求母病痊。愈在東海。建造洛陽長橋。以利往來。既而母病告瘳。遂鳩工興築。奈水深浪大。橋柱不得安入。曠日廢材。蔡襄不勝憂慮。忽想入非非。修公文一紙。使人下海。投遞龍王。波停水息。或克有濟。因問公役。何人下得海去。適有差姓夏名得海者。卽說小人願去。蔡襄遂以公文與之。旋知夏得海爲下得海之誤。眞使其入水投遞。不覺駭哭。自分此生不爲鱸鮓之食。必作風濤之鬼。欲圖隱賴。又屬不能。遂上酒樓。拚命轟飲。以爲一醉之後。則不知不覺。少生畏懼之心。痛苦之感。迨酩酊臥之海灘。悉付自然。詎竟爲巡海夜叉所見。引覲龍王。王接覽公文。提筆註一醋字。使其覆命。蔡襄揣醋字之意。知示以廿一日酉時。可以動工安樁也。遂尅期照行。樁基果得安插。而如虹之橋。竟慶成功。因扮三十六行等衆。以爲落成賀。此劇怪誕不經。無足究詰。不過燈彩輝煌。佈景離奇。以供婦孺之悅目而已。

春秋配

姜韶字德化。當商也。遭挫折。奔走天涯。遠賈異地。家有女秋蓮。元配所出。繼娶賈氏。性情乖辣。以女非己出。逢韶外行。則以非禮使秋蓮。不應酷虐之。以故秋蓮目難收淚。面鮮歡容。而賈氏心猶慊然不足。一日故尋隙端。呼秋蓮出閨。命往郊野拾柴。秋蓮曰。兒深閨少女。郊外檢柴。林中拾葉。實所不慣。且吾家何至拋頭露面。與樵子牧夫爲伍。不亦被人恥笑耶。兒誠無狀。幸恕反命。其乳娘亦從旁乞免。賈氏見秋蓮逆其旨大怒。痛斥秋蓮。且杖之。秋蓮宛轉哀啼。玉膚墳然作紅腫。乳娘不忍。願偕往。秋蓮知不能終免。隨乳母啜泣而行。賈氏更勒命必須幾多柴。方可返家。不然莫怪老娘打折筋骨也。秋蓮思索苦況。不覺失聲大哭。時有士子李春發。與秋蓮爲鄉隣。適餞友經過。見女哭泣甚哀。油然憐之。繫馬問乳母。乳母略述氏族。嫌其無狀。李乃去。既思必有委屈。欲一窮其究竟。復撥馬返。遙詰之。並言非有他意。衷心所惑。故不自避。主僕鑒其誠。爲言之。李

遂探懷出銀。使購柴以應命。上騎而去。秋蓮察其敦慤。未免生情。使乳娘追問李家世。欲委身焉。是劇一名檢蘆柴。又名拷打檢柴。

春香鬧學

杜氏延師陳最良。教其女。使婢春香伴讀。最良學究也。廉隅自矜。不稍寬假。而春香頑嬉性成。不知誦讀。一味蠻耍。謔笑無忌。嬌憨之態。令人失笑。一日最良謂女曰。凡爲女子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笄。問安於父母。日出之後。各供其事。茲既讀書。以早起爲宜。女曰諾。春香曰。今後將不寢。至午夜請先生上書。何如。最良目之。使背書。春香曰。既爛熟矣。何必背。最良曰。不背。何以知爛熟。春香無奈。乞女提一字。女曰關。春香關關不能下續。最良爲提一句。曰。關關雎鳩。春香曰。云云。最良又曰。在河之洲。春香亦曰。云云。實則不曾記得一句也。最良使其重讀。春香不耐。求寫字。字未已。又藉故外遊。久之歸來。與女刺刺不休。最良責之。春香曰。我一女子耳。不必文科判衙。無非識字塗鴉。何用孜孜矻矻。作童考生。

耶。最良怒欲擊打。春香奪夏楚擲之地。最良大忿。欲辭館他去。女乃痛責春香。使其伏禮。然後最良乃霽。此劇須貼旦體段玲瓏。出語嬌滑。則自覺風流可觀也。

茂州廟

是劇出自施公案。蓋施公在任邱縣接周榮狀訴。其女被殺。不知姓氏。惟於壁上繪一桃花爲記。旋又接蔣旺狀訴。其妻被殺。亦不知凶手爲誰。情況正與周榮相同。施公知必強賊所爲。因飭黃天霸出外查訪。黃於茶肆中遇舊交計全。乃知探花大盜一枝桃。本名謝虎。自稱九太爺。好淫霸姦。凶狠無比。寄居鄭州北門外玄天廟中。耳有紅痣五點。是其暗記。於是返告施公。前往捉拿。於途上酒樓小飲。擇位而坐。酒保哀黃謂此座謝九太爺所獨占。請改易他位。免多不便。黃聞謝虎名。正欲而得甘心之。堅不遷讓。有頃。謝虎忽來。見座位爲客所據。不問情由。驟將桌子推翻。黃怒斥之。虎曰。汝不知爾九太爺靴尖一蹶。足致死

無葬身之地耶。敢過前面松林一較短長否。黃曰。何說松林。龍潭虎穴且不怕。遂至目的地。通名擊打。虎始知爲黃天霸。素悉黃有家傳飛鏢。乃與黃約。不許暗器傷人。詎一交手。力不敵黃。遂自食其言。以毒藥鏢打黃仆地。正欲割取首級。得賀仁傑救。虎始逸去。黃被傷昏迷不省人事。施公命朱光祖往其師紅旗李玉。乞取八寶還魂解毒散治之。惟劇本與小說頗有不同。而茂州二字尤不知所自來。抑鄭州之誤乎。

迴龍閣

迴龍閣亦曰大登殿。一名斬魏虎。初薛平貴妻父王允。重富輕貧。趕逐平貴出外。又不認其女王寶川。而平貴連襟魏虎。同惡相濟。屢次媒孽其夫婦。及平貴榮歸。與魏虎爭鬧。同至御前算糧。唐皇使平貴自行執辦。因是上迴龍閣。端坐堂皇。先宣王允上殿。斥責往日不情之處。命左右推出斬首。而其女寶川討情乞免。平貴初不可。寶川以死力爭。始得赦回。繼傳魏虎上殿。夫妻二人痛責之。

斬其首級。以洩宿忿。會西涼代戰公主到。寶川乃與相見。歡若平生。親如姊妹。平貴命寶川掌昭陽院。而以代戰公主掌西宮。並遣寶川往迎其母。叩謝王老夫人十八年周恤之恩。王老夫人眉開眼笑。不圖以昔日花郎之平貴。竟得玉帶蟒袍。封侯稱王也。而平貴以德報德。有仇復仇。亦躊躇滿志矣。嗚呼。世有偃蹇如平貴。恩怨如平貴。而不得飛黃騰達如平貴。其胸中塊壘將何日消耶。

拷打紅娘

是劇本出自西廂記。蓋張生既與鶯鶯往來。老夫人微有所悉。因喚問紅娘。而紅娘聞呼。見老夫人怒坐中堂。陡念此事其發覺乎。心爲一驚。老夫人既見紅娘。喝令跪下。問近日小姐後園燒香。可有別事。紅娘支吾以對。老夫人大爲震怒。謂你尙欲隱瞞耶。我使你行監坐守。豈使我出乖露醜。你若不言。始末必將折汝賤骨也。紅娘至是。乃和盤托出。並言信乃人之根本。當孫飛虎圍困普救寺。夫人令退賊兵者。以小姐妻之。迨風平浪靜。夫人竟自食其言。使張生遷居

書房與小姐稱兄妹。夫張生之設策退兵者。蓋慕小姐顏色。重夫人金言耳。夫人既不與成親。又不酬之去。而使曠夫怨女。相近咫尺。日夕窺覷。罪在夫人。爲今之計。夫人惟有一顧相國門閥。二全張生聲望。赦其既往。成其大事。滌污自新。不亦長便乎。老夫人知沈舟可補。覆水難收。亦屬無奈。遂喚出張生。許以鶯鶯爲室。促其上京赴試。得名歸娶焉。

十畫

除三害

是劇一名混天球。亦作應天球。又名打虎斬蛟。蓋西晉時有名周處者。宜興人。勇武有力。欺壓鄉里。橫蠻無禮。人都苦之。宜興太守王晉憫其才。思有以感化之。乃改裝易服。伺之道旁。見周近前。發聲長歎。周秉性伉直。自詡任俠。見老者發此浩歎。異之。因問老丈有何冤曲。某願代打不平。王曰。老夫鬚髮蒼蒼。有何鬱抑。特因此地近出三害。黎民遭災。故而致慨耳。周曰。三害謂何。王曰。南山猛

虎吞噬人畜。阻擾行旅。一害也。長橋一蛟。掀波鼓浪。淹沒禾稼。侵蕩田廬。二害也。其三害更過於二者。蓋習狎下流。結納匪人。逞強欺弱。壓富陵貧之一人耳。周曰。個人是何姓名。王曰。某不敢言。言之性命恐不保。周曰。有某在。願爲老大任保護。王曰。周其姓。處其名。子隱其字也。周聞言。宛如霹靂當頭。不勝駭怪。私忖我周處。竟被人目爲害物耶。立悔悟自奮。請斬蛟殺虎。爲地方造福焉。

拿高登

宋有奸臣曰高球者。子登。喜漁色。好游畋。多蓄教師門客。相與縱惡爲暴。尤以賈斯文爲尤得登倖。日者。登正率斯文及教師門客。載酒出游。至蟠桃宮而小憩。乘輿打圍。擬得野味以佐酒。無意於青草白楊間。覩一艷妹曰飛珠。飛珠爲青面虎弱妹。時方偕其母兄入山掃墓。不幸爲高登所遇。遂爲其家人劫歸。強迫飛珠充其下陳。飛珠不從。登乃禁諸艷陽樓以苦之。青面虎當其妹被劫之時。正閒游墓後。故妹無防衛。家人得以下手。及見妹已被搶。方追逐其後。勢已

不及途中。遇花逢春等。俱其至友也。以青面虎神色蒼皇。疑詰其故。青面虎據實告之。遇春等俱忿曰。青天白日。橫行至此。渠恃何勢者。卽同爲救助。相偕追奪不得。夜入艷陽樓。與登衆猛鬪。卒擒殺登衆。救出其妹。亦名艷陽樓。名伶如俞振廷。楊小樓。尙和玉。俱擅此劇。

逍遙津

曹操懷不臣之心久矣。獻帝孱弱。徒擁虛位。亦深知其奸。但恨無權在握。不能明正其罪。然中心憤憤。亦無日能已。會操帶劍上殿。白帝以事。帝曰。朝廷事請悉憑魏公處裁。操以其言涉譏諷。不覺怒曰。陛下奈何出此言。外人聞之。不能相諒者。必謂操欺君。帝曰。君能相輔。固甚幸。設不能。請垂恩相捨。操悻悻出自。此謀帝甚急。以爲帝已有覺悟。設不早處置。必爲所乘。會帝以操帶劍入宮。隱有刺意。與后商酌。擬召各路諸侯共圖其人。后以爲然。遂裂帛破指。草就血詔。令伏皇后父伏完。秘如詔令行事。旋慮無傳達者。宦官穆順。忠誠有膽識。后以

語帝。帝從之。令穆賚往。中途爲夏侯淵所覺。以報於操。操預待於後門。乘穆至時。卽盤詰其往處。穆譌以後病延醫對。操信之。順遂得釋。忽以行路匆促。失足仆地。華歆爲告於操。曰。順得毋詐乎。操呼之返。令人搜之。無所得。歆曰。髮內或有機密。解之。得完覆書。因卽殺順。乃命歆往殺伏完全家。歆率衆去。旋藏事返。操乃命其入宮收后。后避諸後園。歆闢門搜而得之。牽以面操。操命亂棍打死。又以帝有二子在。爲斬草除根之計。俱命歆以藥酒酖死。然劇中事實。與正史迥異。正史但謂伏后懲於操。擅殺董承。及其女董貴妃。竊竊危懼。密修書致父。令圖曹操。無獻帝血詔之事。劇本云云。固多半出自臆造。求其緊湊耳。

殷家堡

施公居官。好以剪除惡霸盜賊爲事。以故爲盜黨所痛恨。值升任漕運總督。拿獲郝世雄時。風聞於殷家堡。殷洪。洪綠林中鼎鼎著盛名者也。有四子。俱勇邁絕倫。以施公爲草寇敵。憤之已久。乘機欲奪回世雄。置施公於死地。遂召集各

路英雄。定期會集殷家堡。謀與爲難。神彈子李塹。以羣盜碌碌。祇知殃民害衆耳。聞施公政績。不覺重之。故雖列名於江湖中。而志行卓卓。與衆迥殊。時亦應殷洪之招。前往赴會。會後卽乘隙至。施公行轅報信。施公始知其狡計。蓋洪佈置妥貼。命人於黃河兩岸。密密埋伏。又命其四子。扮爲販酒販茶之人。茶酒中俱下毒藥。俾施公部衆中之而死。公聞而咋舌。卽以其言。轉告部下。命衆留心入夜。忽有郝世雄女素玉。入刺施公。幸爲天霸擒獲。施公因卽於次日出發。旋遇一女盜。爲褚彪之女。施部下關小西。與敵不勝。乃由李塹爲之作伐。彪亦有投誠意。竟許小西。自是洪羽翼漸少。遂被撲滅。分道歸時。施公在運河邊招呼渡船。又不幸與漏網盜匪于亮相遇。誘之入艙。舉施部下投水中。將施公直送至落馬湖盜匪李佩處。佩欲死之。賴佩總管李大成。曾受施公厚恩。遂於李佩命其害死之時。大成設計脫其衣服。束於大石上。推入湖中。以遮掩人耳目。而別藏公於山洞之中。施公因得保全性命。嗣爲黃天霸李塹等所救。詳落馬湖。

中。

家庭恩怨記

事出清末。有陸軍統制王伯良者。當民軍起義之時。震於先聲。挾賞潛歸閩里。道出海上。海上本烟花藪。以有外人管理。爲軍鋒所不及。洋場十里。依然笙歌如沸。伯良稍事逗遛。卽納一妓小桃紅爲妾。桃紅固有宿好。曰李簡齋。故提督子也。以爲老鴇所迫。鬱鬱從伯良歸里。旋爲簡齋所知。蹤至其處。桃紅不能忘舊。卽遣心腹婢阿巧。導入幽會。秘密往來者數矣。忽當花間私語時。爲伯良前室之子。重中養媳所見。桃紅懼。以先發制人手段。設計陷伯良前。伯良信之。遽盛怒逐子。重申恨不能自明。用鎗自殺。其養媳亦以是成癩。伯良遭此二事。漸萌悔意。會簡齋深夜越牆。謀會桃紅。不幸被執於護兵。逼得其供辭。筆之於紙。簡齋勢急從之。忽乘間逃去。迨伯良聞聲出視。祇見其伏辨一紙。讀而大憤。卽入內手刃桃紅。有何三山者。本伯良鄉人也。以居滬籌辦孤兒事院。求助伯良。

伯良不見。至是伯良心存厭世。卽招之返。托以家事。盡投其資於孤兒院。舉刃謀自戕。三山瞥見。急勸之曰。男兒當馬革裹屍。若受婦人孺子之氣。溝瀆自經。蓋愆則不足。徒爲天下笑耳。伯良悟。乃從戎去。

怒斬于吉

漢末。吳郡太守許貢。以孫策佔據江東。密邇肘下。恐受其害。故面雖附策。所以圖之者。處心積慮。固甚急也。旋得一計。擬求助於操。遂暗脩書函。遣使投諸許都。乞其以天子命令。召策還京。不幸於渡江之時。爲防江將士所獲。策因殺貢。貢有家客三。謀爲之報。正伺隙而動。策忽以與諸將出獵。單騎逐鹿。深入山中。爲許家客所遇。立挺槍前刺。策手無寸鐵。急以弓弦也禦。三人以其梟勇。不能近身。一客忽出矢射策中其頰。血流滿面。策忍痛拔箭。還射許家門客。竟斃其一。然二人死戰不退。仍不以此中餒。卒賴程普率將救援。乃得將二人殺死。援策歸營。延醫治療。謂須靜養百日。方保無虞。策不能耐。偶在城樓閒眺。見城下

來一道人。手下部將。並城中百姓。俱伏道迎候。呼爲神仙。策以爲妖。擒入詢之。自承爲于吉。久往來吳會。施符水治人病者。故得衆人之歡迎。策怒其淆惑人心。欲置死地。張昭等數十人。乞保不准。呂範爲言。吳亢旱久。曷使求雨以贖罪。策姑試之。命以午時爲限。過午無雨。卽行焚殺。及時竟沛然作雲。油然下雨。甘霖遍溥。溝洫皆盈。一時勸聲雷動。官民俱就水中扶吉起身。策見狀更怒。立叱武士斬首。官民無奈。揮淚暗恨而已。豈意策自斬于吉。屢爲吉陰魂所擾。策母謀爲禳解。設醮玉清觀中。令策自往拈香。以昭敬禮。而示微意。策以母命故。勉強從之。而烟霧之中。于吉倏又現身。策卒不服。命將觀燒燬。自此形容日悴。一日引鏡自照。于又現形鏡中。策拍鏡倒地。箭瘡迸裂而死。

連環計

漢末宦官肆惡。朝政紊亂。何進等密召外兵入誅董卓。遂應命而至。顧卓素貪鄙。立朝以後。卽專權弄政。妄肆威福。以見溫侯呂布。雄悍絕衆。卽收爲義子。狼

狠爲奸。跋扈日甚。羣爲震駭。但以依阿宇下。久仰其鼻息。雖忿其橫。亦莫有敢直言者。日者卓以不嫌於司空張溫。竟於宴會之時。使呂布戮諸席上。百官益駭愕無措。司徒王允痛心久矣。欲除之而不知計所自出。歸府以後。偶往後園步月。藉舒憤念。迺遷牡丹亭畔。忽聞一聲長嘆。傷怨如孤鶴夜唳。視之。歌妓貂蟬也。意其胸懷隱情。伊鬱誰訴。逼問至再。蟬曰。妾之所以長嘆者。以見主人坐立不安。憂勞形色。必爲國家大事。紊亂無疑。若有用妾處。願犧牲此身。萬死不辭。允不覺感動。私念文武滿朝。孰不高視闊步。顧於董呂擅權。曾若未覩。下焉者且取媚以求憐。爲虎作倀。甘居罪首。獨此女子猶以國事爲念。捨身不惜。以視百官。寧無羞愧。遂懇切拜謝曰。我以漢家天下拜汝。願汝克成厥功。今擬設計以許呂布。更暗獻於董卓。汝乘機播弄其間。或卓或布。死其一。卽易爲力。汝其誌之。漢家天下。繫汝一身矣。蟬憤然曰。董卓呂布。天人蘊怒久矣。我雖以女子身。不能執戟誅却。苟動以柔媚。不死布必死卓。俾從諸大人後。奏肅清奸佞。

之功。幸大人寬懷。必謀副大人望也。計定而退。允卽暗獻董卓。布疑爲卓奪。後遂肇鳳儀亭之變。

桃園結義

桃園結義。演劉備關羽張飛結義時事也。當時有蒲州太守熊虎者。貪暴官僚也。其子熊祥。倚恃父勢。無惡不作。虎多所優容。以故祥淫威益肆。遇婦女稍有姿色。求婚不遂。搶掠爲常。時州中有員外張繼昌。生一女曰鸞姣。秀媚出人。翩如仙。偶爲祥見。卽與部下合謀。遣人前往求婚。繼昌薄其人。斥不允。祥卽僞造證據。謂欠銀五千。尅日令其償還。設難籌措。應以女抵。越日卽令衆役前往。以索銀爲由。擁女竟去。繼昌大憤。以控諸縣。縣吏苗信。本仰熊氏鼻息者也。斥繼昌不理。繼昌告訴無門。頽然蒞酒樓。氣憤滿面。不能隱於酒保。保訊其故。繼昌告之。酒保曰。是誠可憤。有關羽者。俠義士也。方飲於此間。曷求其救助。繼昌從之。以情白關羽。羽偕之蒞苗同訴。據理直陳。苗不能折。祥出呵之。羽憤無可

洩。殺死熊祥。逸至涿郡。偶至一肉舖前。見舖前懸有一牌。謂能舉起門前頑石。切肉不取其錢。羽試之。舉石竟起。遂取砧上肉去。店婦出追不及。覓其夫返。告以故跡之於酒樓。羽叩其名。知卽張飛。劉備時方販革履於其地。窮聲遠著。乃有劉窮之名。人窮爲賤。衆以此遠之。以販履無所出。亦蒞酒樓沽飲。酒保以其宿逋未清。斬不之允。劉與羽有一面緣。遂往爲禮。卽相偕共飲。備意存逃席。僞作睡狀。羽與飛英雄相遇。分外投機。又見備一貌堂堂。出言不俗。訊其身世。知爲皇胃。遂卽移樽園中。暢飲定盟。

秦淮河

青樓賣笑。本勢利之場。北里看花。豈消閒之事。乃有王孫公子。江上豪商。徵歌選色。沈浸個中而不返。利竭見逐。宜其受盡白眼也。宋之季世。有金陵名醫安道全。術工起死之能。手擅回春之妙。卒以暱一名妓李湘蘭。憐卿憐我。久住柔鄉。箱中財帛。盡作纏頭。搗妓以其金盡。時加白眼。道全柔情款款。忍之而已。一

日。湘蘭爲言院中清寂。幾類鬼境。意將求其出錢報效。道全以阮囊羞澀。僞爲不解。搗以是益不理道。全道全謊之曰。曩日曾爲邑中王大人老太太診病。預有成言。病愈謝銀一千。待其送來。卽奉上作花粉費如何。搗信以爲真。立笑逐顏開。頃與安大爺戲謔耳。忙爲備菜置酒。道全不覺匿笑。旋有入院訪安者。承爲張順奉宋江命令而來。以江此時背上患一大瘡。勢極危重。順以安醫爲言。江卽命其訪請也。安一見允之。然以暱湘蘭者深。遲遲不忍成行。有張旺爲江邊渡夫。行多不軌。順南下喚渡時。旺以其行旅豐厚。設計醉之。推入江中。却取其資至院。亦謀與湘蘭爲歡。幸順善水性。因得免水至金陵。蹤道全於院中。此時仇人當面。卽持刀誅之。猶恐安不忍卽行。并搗妓一一誅殺。蘸血書殺人者安道全也七字逼之。安始惶恐從順向梁山去。

馬嵬坡

家國只爲美人愁。萬里山河半壁休。唐明皇本一風流天子。寵倖楊妃。並及其

兄國忠。遂致楊氏兄妹。擅權恣肆。卒構祿山之亂。斯時。京華震驚。明皇匆匆出避。旅次馬嵬驛。六軍持戟逗遛。徘徊不進。明皇訊其故。衆咸俯伏階前。以誅楊國忠爲辭。明皇方躊躇間。國忠已殞首道。周明皇因仍催前進。而左右意猶未快。以此次禍亂。起因於貴妃爲多。遂由陳元禮爲首。又請誅貴妃以釋衆怨。並以謝天下蒼生。明皇不獲已。命高力士引貴妃於佛堂內縊殺之。瘞於馬嵬坡。下部伍始整頓前進。直抵西蜀。已而郭子儀李光弼等。次第恢復兩京。迎駕還都。仍經馬嵬驛。明皇觸景傷情。命至貴妃墳塋前。陳設祭品。泣而奠曰。天台猶是人何在。前度劉郎今又來。長生密約常掛心頭。定情盒鈿。不忍揭視。卿冤孤耶。卿冤孤耶。好合如我二人。非能忍死卿者。時艱世亂。爲羣下所迫。不得不從其命也。嗚呼貴妃。前塵如夢。回念堪傷。如卿才華絕世。超軼粉黛。固願與卿共終始也。卿不憶七月七日。長生殿上事乎。苟非祿山。六軍不敢直言。苟非直言。卿可不死。嗚呼。如今休矣。尺組之下。爲卿畢命之場。可憐紅顏。頓成白骨。直令

孤懸念至今。縈繞夢寐而不釋。孤負卿矣。卿其何以慰孤哉。淒惻愴懷。怨不能起。以高力士勸阻而罷。匆促畢事。駕入兩京。嗚呼。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長恨歌中。道盡李三郎心事。則馬嵬坡下。誠明皇一絕大傷心紀念地也。

馬前潑水

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衡情以金錢。到處俱是。不謂以同床共枕之愛妻。乃亦中是惡習。宜朱買臣之以覆水爲譬。決絕無迴旋餘地也。買臣。漢武帝時吳郡人也。好學喜書。不治生產。貧無以生。則入山採樵。賣薪自給。擔薪市上。每懸書於肩。且行且讀。以爲常。衆譁笑之。買臣故態依然。不之顧也。其妻崔氏。引爲恥辱。明目張膽。下堂求去。買臣笑慰之曰。有相者言。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四十餘矣。受苦日久。曷稍忍耐。待富貴後再報答也。妻恚曰。如此幾卷破爛書本。朝夕念誦。庸有何益。不填溝壑已幸。何能富貴。我久困飢寒。不堪其苦。幸垂恩離異。各

謀其生。令卽寫休書。買臣仍猶豫不忍下筆。妻逼之至再。買臣始勉強書就交之。崔氏欣然將去。另嫁一石工。衣食稍裕。旋買臣得邑人嚴脩之表薦。爲武帝說春秋論楚辭詞明理晰。陳義無遺。武帝重之。拜爲會稽太守。屬下官員聞有新太守蒞任。清道迎接。奉事甚恭。時崔氏亦正隨石工荷插整治。力竭汗流。私窺太守何人。乃有是福。車騎甫過。崔一探首。不覺大受驚詫。蓋來者非他。朱買臣也。因俯伏乞憐。朱以其無恥。命從者提水一桶。潑於地上。曰。若能再使此水涓滴不遺。仍歸桶中。則請仍從我歸。否則不能。妻知覆水難收。事已決裂。掩泣而退。買臣乃命偕其後夫。載入後車。同入衙署。舍置於後園。飲食周備。崔氏卒以不勝羞憤自縊。

馬介甫

是劇形容猥瑣男子。怕老婆之狀。全取材於聊齋者也。謂有石氏婦者。凶悍成性。凌姑虐翁。無所不用其極。對夫亦備之如牛馬。呼叱曾不顧惜。日者介甫偶

訪其夫。夫置酒款待。忽爲婦聞。大怒。出傾其酒席。介甫不解。以叩其情。夫不能隱。詳爲陳述。介甫聆已。不覺笑曰。君丈夫也。而忍懦至是。何以爲人。因爲之劃策。令壯膽提刀而前。聲言殺悍婦。猝不及備。遂長跪乞憐。從而捨之。不久。婦故態又縱。卒以介甫任俠好義。爲之盡忠劃謀。石氏始安。

討荊州

周瑜器量狹小。赤壁之役。以荊州爲劉備襲取。心不能甘。因時向索取。孔明智計出瑜上。以曹操窺伺於北。不欲使孫劉失和。爲漁翁之利。故含糊其詞。但以借用爲名。謂將來得西川後。有容身之地。卽當奉還。吳魯肅爲擔保。肅本誠實無城府。聞而信之。卽承爲保人。立約爲憑。歸以白瑜。瑜以其失算。又擬藉美人局以取之。乃備籍孔明之計。往求喬國老。又弄假成真。備偕孫夫人安然回去。瑜憤甚。謀荊州益急。時操觀變於旁。惟恐孫劉之不事吞併。不得乘時圖之。乃表瑜爲南郡太守。使瑜居其位而謀其實。興兵襲取。乃可使二方失和。顧

瑜以備有孔明。亦不敢輕舉妄動。但仍使魯肅以孫權命往索。孔明知之。與備商得一對待之方。卽當與肅相見時。寒暄數語。待其提起荊州。卽掩面大哭。肅於時果驚疑不解。孔明乃於屏風後轉出。謂肅曰。皇叔之哭。我固知之。蓋以曩有成言。取西川卽還荊州。然西川益州俱宗室之後。取之不仁。不取而還荊州。又無容身之地。事出兩難。是以泣耳。魯肅忠厚。至此遂不能措辭。渡江白瑜。謂備求再借幾時。瑜責之。又令肅往。謂西川以同宗不忍。東吳無狀。願出兵代取。藉作妝奩。以換荊州。但軍用糧餉。應備應付耳。意備與孔明聞之。必將中計。原擬兵過荊州。迨備出城。勞軍時。襲而取之。不料孔明識破其計。已嚴密戒備。瑜兵臨城下。竟無延接者。迨叩門時。而梆子響亮。趙雲軍裝立城樓上。大聲說破其計。瑜不能逞。遂率師回。

敗子回頭

鎮江金伯道。經商起家。擁資巨萬。愛其姪金不換甚。欲令力學上進。使就揚州。

岳家攻書。俾博功名。且令帶五千金往。使連帶經商。博什一之利。豈知不換既至揚州。僅至岳家一次。卽偕歹人嫖院。迷於聲色。流連不返。妓鵠等以其旅資豐厚。俱善待之。已而又令妓假獻殷勤。願從之以終身。不換受其迷。傾裝付之。不足。卽專誠回家兌銀。妓僞爲悲傷。不忍與別。剪髮一縷。贈之以示信。曰。見髮如見妾。請早去。早回。不換感甚。亦搞牙答之。約以十期歸家。面叔。叔接不換。岳家書函。久知其事。以摯愛故。見之亦不深責。任不換入。而面妻。妻叩其行狀。不換卽以娶妾求其轉達。妻不得已從之。伯道亦允許無異辭。備銀及上等衣具飾品。偕其至揚。船甫抵岸。忽遇一少年乞丐。偃蹇路旁。伯道命喚之至。問其面貌。翩然。何緣落魄。至是少年詳陳挾妓失足之狀。伯道有感於心。令與不換易衣前往。不換從之。意深情如妓。無論何服。必無異言。伯道亦甚冀其重情輕財。玉成其事。乃既抵妓院。妓之趨承不換者。以見少年服飾整齊。卽轉而趨承少年。見不換敝衣垢帽。意有落魄重來者。斥置不理。不換憤甚。始悟前之種種。俱

屬假情。恍然覺悟。自承其非。伯道怒妓無良。故令從人以帶來上等衣飾。陳列妓前。曰。是本爲汝置備。俾汝享用者。惜汝無福。乃至於此。令焚之以傷其心。妓氣極拚死。伯道厚贈少年。偕不換夫婦以歸。

茶花女

妓女而知情愛。已鮮。妓女而以情愛故。甘毀名失節。而曲成其所歡。則尤鮮。我憑此道。求之於中國。不得。得之於法國。卽茶花女是也。女秉性奇傲。雖淪落烟。花。而不苟接客。有賣口不賣身風。以其女友佩棠介紹。得識彭亞猛。豪爽不羣。奇男子也。定情以後。兩方愛好至篤。在天連理。在地比翼。郎情妾意。海誓山盟。魚水之擬。膠漆之比。不足比數也。已而二人以細故失歡。亞猛不察其苦衷。幾致離異。卒以女屈己聯絡。踵門謝罪。始前嫌俱釋。重拾舊好。二人鶼鶼鸞。以城居喧擾。則遷至鄉村。花前月下。樂共晨夕。然亞猛之父。性素方正。以子狎邪。不習上。多方訓誡。子不能從。不得已。諷令女絕其足跡。俾使憤發上進。全其令。

名女雖不忍割愛。然知久與流連。使男兒壯志。化塵於婦女石榴裙下。亦屬非計。因用術激之。求其怒而絕其足。亞猛不知。竟以爲淫娃。當筵責辱。女不欲直白。重聯其好。然不白又無以自明。因而忿恚交并。遂罹疾死。死時。方遺言白亞猛。亞猛大悔。然已無術挽回。乃厚爲遷葬。以誌不忘。

哭祖廟

後主晚年。寵用黃皓。國政大紊。魏乘機遣鄧艾出師伐蜀。蜀了無所備。艾遂得偷渡陰平。大破綿竹。長驅直入。進逼成都。後主於時。方召羣臣計議。而主降主戰。紛歧不一。光祿大夫譙周。獨排衆直前。主降以安百姓。後主性本忍懦。竟從其言。北地王劉諶者。後主第五子也。英敏過人。聞言獨不爲然。趨前哭諫曰。以先帝艱難創業。方得此區區寸土。奈何一手棄之。後主不爲動。但曰。時逼矣。非降無以全身也。以譙哭擾。命近侍推出宮門。一面卽命譙周作降表。表就而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偕周資。璽出城請降。譙以事至於此。已難挽回。

謀一死爲先人報。且以明劉非無人。固有崛強到底。至死不願降賊者。因帶劍入宮。以情告知其妻。妻崔氏亦明理有識。問之慨然曰。國破家亡。死固其所。妾請先往。爲殿下驅除狐鼠。以待觸柱而死。讎乃舉其三子。一一手刃。並其妻崔氏頭顱。手提至昭烈廟中。伏地大哭曰。我不忍見我皇父以堂堂天子。俯跪於他人馬前也。吾皇吾考。創業艱難。委靡至於今日。卒雙手奉獻於人。豈果漢數之盡乎。安得不令吾肝腸寸斷也。天乎天乎。不爲瓦全。甯爲玉碎。我皇吾考亦能鑒其私衷乎。遂自刎死。

美人心

美人心。演愛國女子傷身成仁之事。以愧一般賣國賊者也。大好男兒。苟才幹優長。不能養尊處優。必也賣國以爲利。斷送其子子孫孫。爲人奴隸。而卒不獲坐享其成。何苦何苦。嗚呼。金錢萬能。金錢萬惡。庸庸衆生。爲之顛倒。爲之賈辱。爲之失志。爲之屈身者。何莫非金錢。金錢金錢。誠萬民禍崇也。此劇亦以金錢



A541 212 0017 0236B

古今戲劇大觀 第三編

七六

爲籠絡之具。使人失志屈身而比跡者。先是有葉德輝與柳素秋。本未婚夫婦也。同時游學美國。雅相敬愛。畢業返國。方作結婚之預備。而德輝奉政府使命。令至俄爭東三省鑛權。急於星火。婚事因而暫緩。德輝初蒞俄邦。頗多辨詰。俄人謀聯絡爲己用。誘以美色。不動。賄以金錢。德輝於是失節。鑛權爲其國家命脈所繫者。亦以阿堵之力。斷送不顧。素秋聞其事。憤而赴俄。挽救不及。設計死德輝。自刎以殉。曰。我不忍嘔賣國之夫。亦不忍使夫負惡名也。知我者謂我傷心。不知我者。謂我無情。在此舉世滔滔。中於萬惡金錢魔力之時。有此一舉。意者能令頑感懦立。不肖者戒懼乎。

古今戲劇大觀第三編終

